



竺摩长老



著作：南游寄语

下篇：缅甸纪游

这次因参加在缅甸召开的第三次世界佛教联谊大会，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六日从槟城搭轮来仰光，十二月八日，飞曼德里巡礼佛教名胜，十五日飞回槟城，一共费了二十天的时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每到了一地，因人情、风俗、环境、习惯不同，必有一种新的感觉；何况缅甸是东南亚著名的「佛塔国家」，这次又是集全世界佛教英杰於一堂，讨论佛教各种问题的大场面，如不是头脑完全麻木了，自然有些新的感觉，要随著钢笔尖上的墨水流出来。

一、海兴轮上的演讲会

槟城参加世会的人，僧俗共有十九位，有的是代表，有的是观光。廿六日下午三时由槟登上海兴轮，下午五时解缆。至廿八晚七时，即抵达仰光海口。

80

因要受缅甸海关检查，到次晨九时始登陆。现在要把大家在轮中的情形约略记在这里：

海兴轮是挪威公司的商船，装了很多货物。全马来亚的佛教代表和观光人物，中外僧俗男女共有三十六人，除了毕俊辉等六人已由星洲乘机前去，其他的人都在这轮上会齐。次晨，大家在轮中来一个临时的集会，作出两项决定：一、船抵缅甸後，全马来亚佛教徒发表联合的新闻。计槟城有我与慧僧、昙昕、成元、昌海、明真、悟峰、慧如、丘思仁、王如山、丘思义、丘清来、丘继榕、林如娇、丘自本夫人、柯海澄、陈松钿、李广安、黄文第、黄仰成。新加坡摩诃威利（锡兰僧）、融熙、志航、瑞星、毕俊辉、雅雅岑刺、王金荣、陈平、张天福、麦珍。吉隆坡巴拿斯理（慧明）、庶尔斯、渣耶巴拿。马六甲陈锦英、庄福莲。二、大家认为轮中无事，宜组织临时演讲会，研究佛法，讨论提案，以求集思广益。议决演讲四次，其他工夫付之随便谈话。计廿七日下午二时请我讲「普门品大意」，晚上八时请锡兰僧摩诃威利法师讲「消除人类的三毒」。廿八日上午十时由锡兰僧巴拿斯理讲「六道轮回的意义」。下午二时再由我讲「苏东坡与白居易」。我在巴拿斯理法师讲完时，即曾提议请各邦代表把大会提案报告一些出来，使大家多增见闻，结果没有一处代表提出，大概他们所草拟的英文稿，多是向大会祝词及报告各分会会务概况，没有什新提案，只有丘思仁报告吉隆坡分会的工作近况而已。

锡兰僧巴拿斯理，住吉隆坡多年，组织世佛会吉隆坡分会。法舫法师在星时

，他曾跟他读习中国语文，故能说得几句中国话，好像我们懂几句英语一样，只是几句客套话，真正谈起要谈的话时，大家就变成木偶相对了。

二、新江青年会茶会欢迎

旅缅新江青年会，是福建海澄同乡设立的。主要的人物是诒谷堂邱公司，在广东大街廿一条六十四号。我们就住在这个会中，他们之中以邱进贵、丘继亮、丘清芳、丘万美、丘名色、丘继宗等为中坚人物，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并且开了一个欢迎茶会，许多侨领都来参加。席上由会长邱进贵致欢迎词，谓这

个茶会是为欢迎马来亚佛教联合代表团而设的，还特别把我的名字提出，作为欢迎的木偶。他讲完，邱思仁氏要我和融熙法师代表讲话。我讲的话约有几点：一、缅甸为南传佛教三大国家之一，佛教之教理与制度都保持著原始佛教的状态，久有佛教国之盛誉，心仪已久，此次乘机观察，希望能获得一些史实作宣传资料，将来对于沟通中缅的佛教文化思想，希望能引生多少作用。二、这次召开的世界佛教联谊大会，旨在联络教友感情，发扬佛教，以期以佛教之平等真理，慈悲感格，达到世界和平之理想。我们也即为了这些目标，前来参加的。三、佛教联谊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团结佛教青年，推动全球佛化。今贵会以青年为名，各位虽非专究佛教之青年，但对佛教具有相当感情与信仰，能凭此以求进趣，效我佛慈悲救世之精神，为社会服务，为众生谋福利，实为我们青年人当急之务。我国国人一向以为学佛应是老年人之事，青年人不宜学佛，此种

观念，谬误之至！试看佛教教主释迦牟尼，很年青就出家修道了，便是青年学佛最好的榜样，故希望各位青年朋友，朝向我们靠拢过来！

我将讲完，星洲领队毕俊辉居士与丘自本夫人始迟迟入席，大家就请她讲话。她就青年二字，发表高论，以为青年不但在年龄要青，在志愿，在毅力，尤其要青，始能表达青年人之特质。青年人所宜致力之事业：一、在教育方面，要振兴教育，发展佛化，不但要为这一代青年树立良好模范，还要为後一代青年留下好榜样，这责任完全操在这一代的青年的手中。二、在文化方面的努力，青年宜负起宣扬文化的责任，多写文章，多办报纸，为祖国文化努力，更要为佛教文化努力。三、青年人还要富於热情与热力，亦即富於佛之慈悲和儒之仁义的悲悯心与同情心，放大眼光，为社会慈善事业多建树，以谋社会大众的福利。

次由丘自本夫人倪羨石居士与檳城市政府议员兼太平绅士王如山居士讲话。倪女士说：吃好东西要讲好话，今好话似被各位讲尽，我只晓得吃好东西，更无什好话讲，现在还是请各位多吃多喝，不

负此夕大家欢叙之胜缘。她的话，似很轻松，博得不少掌声。密斯忒王居士是土生的马来亚华人，满口英语，他开口便说：「竺摩法师与密斯毕所讲的有关青年人的努力方向，都寓至理，尤其是主张青年宜多向佛法接近，多做修养工作，以作为自己服务社会之根本。现今社会，浮薄青年，比比皆是，以是观之，觉其所说，更有道理，使我亦不能再赘一词。今在座各位乡亲，都是青年有为之士，相信对这些话，必能

84

感到兴趣」。

接著由星洲融熙法师讲话，大致说：蒙各位福建乡亲欢迎，感激至深！在此愉快的聚会当中，学人对佛说「时节因缘」四字，有更深入的认识。孔子系易，亦说时之为义大矣。所以一切世事，都应凑拍时代。座上各位多属商家，商家目的在赚钱，所办货物，总要趁时。譬如作鞋商，如今还办三寸金莲的女鞋，便不成话。佛法亦是一样，时代没有倒行之理，我们认清世间法，才能宏布佛法。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此地是小乘佛国，其实佛法无大小之分，圆见开时，即小乘经亦会得大乘理趣；解大乘法，不废小乘行持。目前时代不同往日，我们四众佛子应要认清时节因缘，以我佛喜舍慈悲精神，团结一致，为人类谋更大的幸福，为世界图彻底和平。

最後由丘氏族老思仁居士答谢乡亲欢迎之意，略谓各位今晚若为乡亲，实不须开会欢迎，因有几位法师光临，所以是值得欢迎的。他并报告丘氏宗族在檳城所办的新江学校，在教务方面，年来颇有进展，所收的学生并不以新江子弟为限，乃遍收广东、马来亚各地学生，不分种族，皆本佛教慈悲平等的精神施诸教育，故甚得当地教育界之同情与赞美，此诚可为告慰各位乡戚的小小礼物。全场报以掌声。时已十时，摄影散会。

85

三、把身心溶冶在大金塔中

全缅甸佛教最著名的胜迹，是仰光大金塔。这个金塔，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佛教人士对它怀著向往之情，从千万里外专诚来朝礼，比之从前中国人在六月十九朝礼南海普陀山的心情，要过之百千万倍。我们既抵仰光，距离世会开幕尚有两三天，就怀著一颗至诚心，先去朝拜伟大的佛教遗迹——大金塔。

大金塔称它为大，因它占地约七十万平方尺。称它为金塔，因为塔身上箔有金块，阳光映照，金光万丈，灿烂无比。缅甸亦叫它做「瑞大光塔」，瑞是金的意思，大光则为仰光的古名。「瑞大光」的意思即是「大光城的金塔」。

大金塔是建筑在申骨达罗山岗的顶端，该山岗是勃因山脉的终点。当我们车抵塔下，远远的就先脱鞋，手里拿著塔前买来的香花，虔诚奉献。在大塔的四围，有很多塔子塔孙，好像一班小孩拥戴著一个衣衫婆婆的老祖公。我想数数那小塔究竟有多少，只数了一角，就有几十个，真是佛多眼花，塔多目乱，数了几次都数不成。步入塔中，对著金佛的庄严，建筑的精美，使人身心都溶化在佛的伟大

怀抱中，生起无比的信仰力量，激动无限的宗教情绪，体验到佛教中「见相种福」这一句话，是有至理的；只可惜趋时的青年，都标榜著大乘，出世，无为，那些好听的名词，把「见相种福」的方便，都视作人天福报而忽

86

略了。

据大金塔信托委员会的记载，大金塔的结构，共有九个部份，即塔基、坛台、钟座、缘、莲座、蕉苞、宝伞、风标、钻珠。九个部份的尺度，统计如下：一、塔基周围是一千四百二十尺，高度是二尺四寸。二、坛台分作三个：第一坛有十五尺十寸高，周围是三百二十二尺二寸长；第二坛有三十八尺五寸高，周围一百九十九尺二寸长；第三坛是二十五尺十寸高，周围是一百八十四尺长。三、钟座，钟顶的圆周有一百九十二尺，钟脚的圆周四百四十三尺，高度七十尺四寸。四、缘，系因该处似一个倾覆的缘而得名，高度四十一尺。顶有「花巾」，因该处似一条有浮花的巾带。五、莲座，高度是三十尺五寸。六、蕉苞，系因该处似一蕉苞而得名，共五十二尺一寸高，中部的腰围有七十三尺十一寸，苞顶是二十三尺六寸。七、宝伞，有四十五尺七寸，直径是十四尺六寸，全座宝伞的高度是三十三尺。该宝伞系缅王曼同所奉献。八、风标，为旗帜形，高十五尺，宽二尺半，长四尺八寸。上面镶嵌钻石一千零九十八枚。另有其他宝石共一千三百三十三粒。九、钻珠，这是一个镶嵌钻石的金球，直径是十七寸，装在风标的顶端，充作风标的旋轴。这个钻球上面，共镶嵌有四千三百五十颗钻石，其他种类的宝石，则有九十三颗。这样一个由金箔珠宝饰成的金塔，若不是古人信敬至诚达於极点，必难有此建筑。若是现在的聪明人，那肯花这许多黄金宝石来建塔呢？在塔顶稍下的平滑无缝的金砖上，有几处生长尺余高的碧绿的草木，微风吹动，与金辉闪耀，洋溢著无限生机。

87

据说缅人以此为瑞，不准任何人把它除去。在热带枯燥硬性的砖皮上，生此瑞草，确称奇物，使人欣慕不止。

大金塔到底在什么时候建筑起来？在缅甸亦无正史可稽，多半是抄袭锡兰的历史。据传说：瑞大光塔在十四世纪以前，还有一个无名的小型塔；而且该塔的前身，还是印度移民建筑在申骨达罗山岗上的一个小神龛。至於大金塔的起源，据缅甸传说：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端低附近的得楞有经商的兄弟二人，兄名达普陀，弟名波利迦，闻说印度发生饥荒，他俩要发一笔横财，满载一船米粟到印度去，在?口登陆，雇了五百辆牛车运载米粟到舍离城。一天，在途中，牛车之轮突然不能转动，兄弟正感莫明其妙之际，发现一女神在他俩面前出现，说前世是他俩的母亲，并告诉他俩：佛陀释迦牟尼现在连轮树下作七七四十九日禅定思惟，叫他兄弟前去膜拜顶礼以徼福佑。兄弟随即前往膜拜，将所带美食，献给佛陀。佛陀就从头上拔下头发八根，命他俩带回家乡，在申骨达罗山岗上筑塔珍藏。兄弟既得佛发，就将米粟卖去，以便回乡，当他俩正要离开印度，被佛陀的敌人阿世王拦劫，拿走了两根头发。在归途中又被龙王劫去了两根，返抵家乡，只剩下四根了。

得楞王乌伽罗巴，听说他俩带回佛发，就率领扈从在江边迎接，并举行盛大庆祝会，一连七天。到要建筑佛塔时，能天帝下凡帮助，素丽、育诃尼、阿弥沙、陀奇那等四位神只，找到佛陀要他们筑塔珍藏佛发的申骨达罗山岗，并在某地发现前三世佛的遗物??拐杖、滴 及浴袍。他们准备将这些遗物与

88

佛发一齐珍藏时，乌伽罗巴王将盒子打开，发现盒内所藏的佛发并不是四根，而是八根。这些佛发，突然升腾至离地约有七棵棕树相连的高度，光芒万丈；在那时，忽现许多瑞事：跛子能健步如飞，哑子能开口说话，聋子亦能听到众人喝彩的呼声，钻石珠宝如大雨滂沱般落到地面，多至齐膝。时能天帝将佛发珍藏於宝龕後，盖以金块，然後建筑金塔在上面，高达六十六尺。

按照一般的传诵是这样说的，但据缅甸正史，则提到在十四世纪时，得楞王般若乌於一三七二年前往大光，修筑该地的佛塔，到十五世纪中叶，得楞王般若坚增筑佛塔至三百零二尺。又传到得楞女王信修布时，她禅位给女婿达磨悉提，自己退居红土坡，晚年更致力佛教事业，曾将大金塔坛台增筑，高五十尺，阔三百码，砌围墙，竖石栏，在塔周遭遍植棕糖树，在塔台上遍 石板，建造亭榭，首次将塔箔金，特命四十四人守望塔灯，毋得使之熄灭，并献五百战俘为塔奴，可见得她对佛塔的信敬与崇拜了。

达磨悉提自继其岳母信修布登王位於白古後，乃在大金塔的东门，竖立碑文，叙述塔的历史，至今仍在。他又奉献了一座重约十八缅斤的铜钟予佛塔。这个钟直至公元一九六?年间，被葡萄牙人提勃烈多掳走，用木船装运至仰光对岸的丁因；但在中途沉没，徒然丧了一件宝贵的法物。目前，这个金塔的高度，是三百二十六尺，这是达磨悉提以後，由雍籍王朝三世缅王孟驳增筑的，算是最後的增筑了。

89

四、第三次世谊会在大石窟中开幕

第三次世界佛教联谊会，十二月三日在仰光和平畔的僧伽耶那大石窟内举行开幕礼。这个大石窟，是政府与人民费了一千多万元新建筑的，今春才落成，用供云集僧伽作自有佛教以来第六次的修纂藏经大会的处所。今年五月开始诵经，为期三年，修纂巴利文三藏。开幕之日，各佛教国家皆曾派代表来参加，为况热烈，不减此番世会。「僧迦耶那」，即僧众共诵结经的意思。自开幕以来，平日皆有数百比丘上座，每日依时一僧诵经，余僧听诵，如有错处，诵後协商修正，不论在石窟的形式和僧伽共诵结集的作风看来，都保持著原始佛教在印度七叶窟如迦叶、阿难等结集三藏的风味。

这个世界性的佛教代表大会仪式，在三日上午八时卅分开始举行，共有来自澳洲、加拿大、柬埔寨、奥大利、缅甸、锡兰、法兰西、芬兰、德意志、夏威夷、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寮国、挪威、爱沙尼亚、立陶宛、马来西亚、新加坡、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西藏、越南、英吉

利、美利

坚等廿七个国家派代表出席。若以各个代表单位计算，则有四十多单位，如马来亚即包括了新嘉坡、吉隆坡、檳城、马六甲等四个单位。四十多个单位，共有代表四百多位，来自各国的观光者共有一千多位，其他到席的佛教信众一千

90

多人，及出席缅甸第六届修经大典之七百位缅甸僧伽，和缅甸国家首长，佛教团体代表等。据中国日报发表总数，共达三千多人，但大石窟的大礼堂中，左右石梯及接近大门之处尚有许多空位，未曾坐满。看样子，这个外貌是岩石堆成而内部全是西式精美建筑的窟洞，大概可容五千多人。有这样一个供僧结经和开佛教大会的道场，非佛教国家不能办到，这是值得缅甸僧侣自豪的。

八点卅分节目开始，第一项是各国代表及观光者入席。会堂中间上首石级一层层升高，最高一层是平台，缅甸佛教主良烟僧长，高高而坐，其下为修纂藏经的几百位高僧。右边级梯则坐锡兰僧装的比丘代表，左边级梯则坐日本与中国的僧众。日本代表及观光的人数共有七十一个，比缅甸本土出席的人数六十五还要多六个。他（她）们来时包了一架专机，十分威风。反观咱们中国，向称东方佛教大国，此次竟无半个代表出席，真使人感慨万千！至此，我要怪檳城的人多事，这次要拉我同来。我不想来的原因，是知道自己的国家与佛教在国际上的情形，不来看不到，也就算了，既然看到，心里一定是难过的，满腔热情和热血几乎要迸涨出来了！这只怪自己不长进，能怪得他人瞧不起吗？大会中原留有台湾和香港的席位，香港的佛教徒颇富有，自弃席位，不派代表也就不理他，而台湾既无代表，大陆与缅甸有国交亦无代表，好像大家在斗气似的，真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药？

当我和十数个由马来亚的中国僧入场时，颇引起人们的注意，恰巧又和日本席位相连，我刚坐下来，日本僧即看我胸前挂的牌子，满以为我是中国代表

91

，谁知是写著来自檳城的英文字，就听他们说：「是檳城来的，不是台湾的。」后来他们问到台湾为何无代表来？我只好说：「他们为佛教的事太忙，不能来」。懂得中国语的「中国通」们都笑了。

第二项是八点四十五分时，全体法师入席，即指缅甸僧长及修纂藏经的八十多位法师，当我们入席时、他们早已在位置上坐好。

第三项是八点五十分缅甸总统宇巴宇博士入席。总统未来之前，会众早已坐好恭候，大家无事，喧哗之声，甚为噪杂，而且各国代表皆携带照相机，争相猎取镜头。这时一群缅甸僧装的少年比丘尼约六七十人，后面又跟著七八个中国尼僧，鱼贯入场，因中间和前面已无席位，只得退回去，坐在普通信众的后面。南传佛教的国家，是没有比丘尼的，据说这些都是「式叉摩那」，可是没有留头发，说她是沙弥尼又不是，因既无比丘尼制度，那里来的沙弥尼？真不知安她们一个什名目才好？她们里边亦推出一个代表，年龄约四十。这时大礼堂横边用地毯好一条小路，以待总统。总统合掌入席，前面两个戴白帽穿海军装的军官左右引导。总统背後跟著缅甸副总理，外交部长，宗教部长等人物，

到达会堂面前，即对著高僧们跪坐。总统入席时，不但僧众兀坐不动，即大会大众亦不起迎，这又是佛教国僧侣特有的作风。他们完全仿效佛世国王大臣请佛说法时的形式，在二千年後不曾废失，仍保持著高尚的僧格，是值得赞叹的。在我们中国，过去佛法初传入时，亦曾受过国王大臣的恭敬礼拜，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形，即到隋唐前後，仍有许多国师，也证明了中国佛教与僧侣，都曾受过国王大臣的尊

92

崇，只不过是某一代王臣奉佛就有这种情形，不奉佛的便无这种情形，不像南传佛教国家自古以来，便流传著这种方式，相继不替，这可说完全是因缅甸能保持佛律制度的形式，才能使王臣以至人民信奉不退。

第四项是九点钟大会仪式开始，共分十个小节目：一、锣鼓齐鸣，大会开始。铜鼓声甚雄壮，颇类战鼓，雍容肃穆，精神陡增。二、僧长良烟诵阿玛拉甲答（阿 县颂之类），为出席会议的全体群众授给五戒，并致训词。三、宇巴宇总统致词，强调世界正在遭遇难以洗净的劫数，因而造成了恐怖的集体屠杀人类之紧张局面，处在这种局势下，世界佛教徒即应把握著佛教，引导俗人进入普乐世界，放弃一切利贪凡俗行为，来争取缓和现有世界紧张之局势，以佛陀经典感化全世界人民，脱离劫数。四、某主席致词（大概是代缅甸总理宇儒，他为大会主席，时适访问中国大陆）。五、宗教部长宇温致词。六、缅甸佛教会主委宇千顿致词。七、宣读缅甸僧长沙耶达及总统祝词。八、世界佛教联谊会总会主席马拉拉式葛拉博士致词。九、选举七位法师及七位主席。七法师除僧长外，余为锡兰威玛拉、缅甸雷维达、日本达卡希那、泰国维玛拉达磨、西藏枯索培空诸法师。七主席计大会主席外，尚有柬埔寨宰相包匡尔、泰国夫西里维柯、锡兰拉吒希瓦那丹那、缅甸大法官宇丁茂、缅甸财政部长宇端等七位居士。他们与七位法师，都是大会轮流的主席团。十、选举四个委员，任教育、福利、弘法、会务四组的主任委员，计教育组主委为缅甸宗教部长宇温，召集人为星洲毕俊辉女士。福利组主委为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副会长玛初轮

93

索，召集人为泰国了平亚博士。弘法组主委为缅甸宇丁茂法官，召集人为宣利医生。会务组主任为锡兰马拉拉式葛拉博士，召集人为日本利阿奈加也马法师。至於大会职员，以马博士为正主席，日本奈加伊马柯度法师为副主席。其他为缅甸宇千顿、新嘉坡毕俊辉女士、欧洲纽斯玛丽女士、泰国达磨西基法师、越南素运法师、印度阿拉达法师。大会秘书主任为锡兰温化丹拉医生、副秘书长来那亚哈、安摩维苏里亚，都是锡兰总会的秘书。大会财政，由德国威廉居士担任。开幕之日，又成立妇女组，选新嘉坡之毕俊辉女士为正主席，锡兰马拉拉式葛拉夫人、法兰西司加塞女士、澳大利克拉夫人、加拿大阿伊宁巴司多克森女博士、日本也马摩女医生五位为副主席。秘书主任为法国克扑拉司小姐。副秘书主任为锡兰必拉拉夫人。当仪式至第九项时，宗教部长宇温致词未及一半，那些黄衣国的「天之

骄僧」，一个个自动离座，引起下座群众一番骚动，有的亦想离座。据说黄衣比丘因过午不食，十点半时须进午膳，但我看表，这时还未到十点钟，而大会中竟无一人起来宣布黄衣僧须先离座的理由，让他们一个个毫无秩序地跑，引起全场众心的骚动。当一个国家宗教部长正在讲话，他们毫不重视，不听的走了，实使人看不过眼。俗说骄者必败，黄衣国僧，自视过高，不是我们「杞人忧天」，看現時的情势，佛教国不久的将来，或有转变；但看在两月前政府颁布禁止缅甸各学校授佛教课程，就可作不吉之兆了。

94

五、世谊会中的重要议案

这次世谊会的会期只有三日，在十二月三日上午举行开幕仪式，下午才正式开会一次，四日上午二次，五日上午二次，共开大会五次，每次大会後，接开小组会议，研究讨论各种提案，然後再交大会审定、表决。计比较重要的议题有几个：第一是佛历问题，前在锡兰和日本开的两次大会，都有讨论，而因各国意见纷歧，未有决定。这次大概逼於实际的需求，事实上佛教徒已普遍世界各国，不能再没有共同奉用的教历，因此这次大会通过以南传佛教的教历为教历，即决定耶元一九五四年为佛元「二四九八」年，宣布全世界的佛教徒，以後都要用此教历。这与我国人现在所用的今年为「二五二？」「二五一八」，相差不过二十年左右，距离并不太远。从前我国曾有人主张，现在的佛历是「在决不在考」，因大家考来考去，总有相差，倒不如公决後，早点实行，亦是一个办法。如耶稣的纪元，最初亦未能统一，现在公行的，据说是迟了五六年的，况时间原属「不相应法」中的假名，只要大家认为有这事实，来一个肯定，就可实用起来。如佛说的经典，结集的人都用「一时」佛在某处说的，并没有列出某年某月某日，但大家也一样地承认这些话是佛说的，这道理，与现在所争论的佛历问题也相彷彿。日本對於佛历的研究结果，归纳起来有六

95

七十种说法与主张，但这次大会中日本正式代表有二三十人，不少专家学者，对这次通过「二四九八」的佛教纪年，亦不持什特别的异议，可见大家都感到逼於实用的需要，似无需再做争论了。

第二个议题是世会总会迁移与总会会长改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缅甸在筹开这次大会之前，早有预谋：想把总会由锡兰移到缅甸，而会长也已内定了缅甸本国的某人，所以他们对这问题，想用唇枪舌戟来争取，特地用了一个口才伶俐，善於议论的缅甸著名的大法官宇丁茂来主持这件事，但当他把这议案提出时，新嘉坡代表毕俊辉居士提出异议，主张暂不移动会址为妥，菲律宾代表苏行三博士附议其说，并说了个很妙的譬喻；好比禾田里的秧子，要待它稍为长大移植，才不会损伤它的根苗，容易长大，如果太早移植，很容易受伤，甚或丧了它的生命。总会的寿命距今只有四年，应让它再长大些，再充实些才来移动，是比较稳健的办法。大法官听了很不高兴，就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并把「苏行三」三个字指向会众，说他的譬喻不好，但亦说不出什不好的理由来，结果大家都同意让总

会继续留在锡兰，暂不迁移，而四年一任的会长，亦仍由马博士蝉任。这样一来，不但大法官没趣，我想那些处心积虑的缅甸大德，亦感到没趣了，本来会长易为缅甸高僧也是很好的，只可惜时机未到，未能实现。

为什么众人们不同意总会迁移和会长易人？我想从第三个议题中，大家可以认识缅甸教徒的作风，似与这议案的背景有多少关系的。

96

第三个议题是「否认大乘是佛说」。据马拉拉博士在大会开幕前夕透露出来的消息，谓缅甸僧侣和他交换意见，要提出这个问题，大概是要他支持。马博士的意见，则谓这个问题，现时不宜提出，因大乘佛教国家，不只是中国和日本，还有越南、朝鲜、西藏、尼泊尔等都是流传大乘佛教国家，是会引起广大的反对，决难通过的。当时我听了这些话，更深一层明了缅甸的僧侣，对大乘佛教国的了解，还不及锡兰和泰国的僧侣，而所持大乘非佛说的成见亦更深，居然在这个要联谊世界佛教徒的感情以谋推动全球佛化的大集会中，竟把这个大前提忘了，似想排除异己，要统一他们现在正在修纂的小乘三藏，提出这个大乘佛教国教徒听来刺耳的提案？大乘非佛说！当我在听了马博士的议论，以为缅甸僧大概不致於把这个提案再向大会提出了，但结果仍被提出，而大会会众一致认为现时为发展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任务，大家不宜再在大小乘上分派别，生歧见，自己削弱了佛教的力量，就把这提案否定了。我曾感到心有不甘，且与苏博士和毕居士谈及，如果大会中有这种提案，他们几位精通英语的能手，应与日本代表取得联络，在大乘佛教是佛说的辩论中，要给缅甸僧一个认识的打击。结果这提案一提出，各国代表就有许多不同意的，不须争论，所以也没有唇枪舌戟的一回事了。大乘佛教近数十年来，在锡兰，在泰国，都有人在做宣传工作，而缅甸独缺，所以我想缅甸的教友，在认识上是很隔膜的，故保持著他们的执见；其实佛教若只有被奉为原始根本佛教的小乘，没有发扬光大，集佛教大成的大乘，那佛教思想必是很狭窄的，不够宽大，摄化一定不广，

97

失去了许多契时契机的作用了。试看现代欧美许多新进的佛教徒，都是从英文书籍中，因接触而深深的喜爱上中国的大乘佛法，尤其是爱好大乘的禅理而启信，很少从南传形式主义的佛教的外表而启信的，所以我们认为缅甸僧在此时此地还有此种提案，未免有味於情势之讥。而他们现在在大石窟中所谓第六次修纂藏经，认为要严密地检定佛典，多是指巴利文的小乘三藏而言，与大乘经典还是毫无关系的；大概就因为如此，他们认为这次考订後的经典，才是佛说的经典，其他各国的大乘典籍，不在他鉴定之内的，都是伪书，所以这次会有这大乘不是佛说的提案出现，其用心不能不说是良苦了！

第四个议题是要办一间佛教国际大学。这大学设在那一国，没有议定，缅甸僧的意思，如果各国能重建校址更好，不然，就将现时缅甸费了千余万元建筑用以结经的大石窟，俟将来结经工作完毕，即改

为佛教国际大学校址，大家都一致赞好。

第五个提案是第四届世界佛教代表大会，议决将在佛教开基满二千五百年的佛教发源地——尼泊尔举行。我们来参加世会前，原已听到第四届大会要在印度菩提迦耶举行，但到这次开会时，好像已应泰国邀请，决定在泰国，后来尼泊尔代表殷勤邀请，并将尼泊尔国王邀请之意，反覆申述，大家就一致同情他的请求，决定将第四届会议移在尼泊尔举行。据说在二五??年，适遇尼泊尔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集会，举国人士均望在那时召开佛教大会，是极有意义的，若错此时缘，恐以后便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因此大家同情他，泰

98

国代表亦同意让他，这是泰国代表的大方之处。

其他通过的议案，包括：一、促巴基斯坦政府准许在东巴基斯坦领域中，开掘有关佛教发源的遗迹。二、对于佛教信徒的子弟，采用教科书来教导他们有关佛教的教义。三、促商人勿制造有关战争武器的玩具，以免影响儿童的心智。四、将来大石窟改为佛教大学后，促各国佛教派学生至缅甸留学，及赠送有关佛教的经典书籍。五、促世界各国佛教徒开设医院、麻疯病院、残废收容所及畜类救济机构等等。六、代表大会促世界各国取消死刑制度，余从略。

99

六、各佛教国的长短得失

释迦牟尼佛为佛教教主，他的出世本怀是根据他的慈悲，方便救世利人，这目标是很显明的，后世的佛教徒，在这佛教根本意趣上，应无什可争执的；有争执，是在后世佛教传播各地的流变上，不论在教理，在教制，随於每一地域的人性所好，由於风俗习惯的不同，就不免要发生差异了。在这差异的变化

中，可以说，各地域不同的教理与教制的发展，各有其利弊，长短，得失。今日佛教徒欲谋联络情谊，沟通思想，发展佛教，以挽救现世的危机，应在这些地方留意，大家才有联合的可能性，否则自视过高，各以自己地域所传的佛教或制度才是真的佛教，其他地域所传的佛教或制度都是伪的，应该废止的，这样

就会失掉联谊的作用，同时也即失去了想共同发展佛教的大目标了。

为什我要提及这些话？可以说都是因这次在世谊会中有所感触而引起的。缅甸的僧侣，自视太高，除了他们的南传佛教三藏经典外，轻视其他各地北传的佛教，同时也轻视北传佛教的各地僧侣，这在他们提出否认大乘佛教的议案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就缅甸佛教来说，他们能保存原始佛教的典籍与教制，

因此也保存了僧人在社会上的高尚僧格，能使民众诚敬到布发掩泥，总统礼敬而不起座，这的确是值得北传佛教（多指中日）的僧侣钦佩和学习的。但缅甸

的佛教，今日亦分成三派，即瑞金派，多德马派，雕亚派。瑞金派是保守的，严守戒律；多德马派是进步的，众多势大，不重小戒，行为随便。这两派好像暹罗的法相应派与大众派，一重守旧，一重趣新。佛教新旧派的分别，各佛教国皆所不免，这亦是一种自然的趋势。雕亚派的人数很少，在社会上亦不起什 作用。这三派在南传佛教的教理上，大概没有多大的歧见，只是在律制上，保守与变通的思想不调协，遂各是其是，各行所行，许多比丘自由不羁的行动，谁也控制他不住。我们晚上在街道行走时，看见许多黄衣僧，行动随便，毫无威仪，把黄衣斜披在肩上，风度不减当年沪杭一带的「山罗汉」，尤其是雪茄烟衔在嘴角，头儿傲视得很高，颇有邱吉尔首相衔烟斗的神气。一个政治家摆出这种神情，好事的人或不免赞美他几声，说这是政治家的风度；但一个佛国高僧摆出这个样子，在不被他们承认为比丘的我们中国僧看来，也有点看不过眼了。还有他们过堂食饭时，大鸡大肉，大吃特吃，也是咱们中国的佛教徒看不惯的。这好像他们看不惯中国比丘的服装，以及认为中国僧在缅地的念经、拜忏、送殓的行动是不正常的，看起来是一样地刺眼，不免要引起反感。据观察所得，仰光市区有华僧数十人，多是过著应赴生活，向死尸贩法宝，替死人送棺材，甚至还有拜老太婆做契儿子的。以缅甸僧侣受总统礼敬而不起座的眼光来看中国和尚向女人拜契妈，当然不但中国僧要被轻视，就连中国的大乘佛教也被他们看得一文不值了。其实中国的大乘佛教，是重菩提心的启发，重实质的理性证悟与教化，与重形仪重戒律的南传佛教比较，当然亦自有其一种特

性，而这特性，亦是一真法界等流的佛教中根本具有的，非是後世所能伪造得出来；可是他们对这些没有认识，所以大胆地否认大乘是佛说了。大乘佛教，理深旨远，慈悲喜舍，博大宽容，非小乘佛教的偏隘所能比拟，若没有大乘佛教，势必摄化不广，收效不宏，失去佛法在世界学术上的价值，不能与现代一切学术抗衡，更难谈到融摄的作用了。小乘比丘，不此之图，而斤斤计较於佛制仪式上，来区别真伪，自是非他，这种偏差的作风若不改变，实谈不到引起联谊的作用，纵使多开几次大会，也只是糜费物资与精神而已。

再说到日本的佛教，原传自中国，在教理上的研讨，都不出属於中国大乘佛教的系统；但因近代日本学者的专心致力，且渗人西洋新的文化思想，从吸收与熔冶中，已成立其新的佛教体系。日本佛教在教理的研究与发挥，自有他们独特的地方，同时在佛教制度上，因风俗习惯不同，亦已自创风俗，长短互见，得失难评。第二次世界佛教联谊会在日本召开前夕，日本佛教徒曾在报端发表告各国佛教代表的言论，申明日本佛教源於印度，传自中韩，但在今日已成立新的佛教体系，成为日本自己的佛教了。教徒的作风，是参加政治，娶妻，食肉，要各国佛教徒不必引以为异，亦不必藉此评议日本佛教。日本僧侣如此作法，可谓漂亮之极，因他自知有他的长处，亦有他的短处，不像南传佛教的僧侣，都以自己的东西为最好。其实南传僧侣的肉食，是与日本僧侣无异的，所不同的是没有娶妻与参政。娶妻与参政，固足以影响佛教的清高，但日本僧侣能参与一般社会慈善事业，争取群众，崇信佛

教，这亦是他们的益处，与

102

佛教摄化有利。反观我们中国的佛教僧侣，除极少数的能学德兼备，高行自洁；其大多数的，既不能如南传僧侣注重戒仪，又没有学日本僧侣深研教理，设办教育，普化群众。所幸我国尚有如许大乘教典，保存不失，为东方文化最高的库藏，值得夸耀於世界佛教的，恐怕只有尚待掘发这一点而已。

至於西藏、尼泊尔的密教与喇嘛僧，以及越南、韩国等地的佛教与僧侣，细加考察，亦互有其长短得失，可以於日缅等佛教情形类推之，不复细论了。

103

七、总统府及市政府 会

大会三天，每天下午皆有茶会与晚 ，招待全体代表及观光团。计三日下午四时半外交部招待茶点，七时缅总统府招待晚餐及演剧。四日下午锡兰驻缅大使馆招待茶点，市政府招待晚餐及演剧。五日下午印度驻缅大使馆招待茶点，缅总商会招待晚餐及演剧。六日下午七时，则由全缅十六个佛教团体联合招

待晚 ，并演缅甸剧。十六个佛教团体，计政府人员工作会、巴利文会、政府所得税会、商家所得税会、佛教妇女协会、水利局、会计会、缅甸佛教友谊会、书记工会，银行工会，中国工会、青年会、仰光警察局、铁工会、缅甸华人佛教会、缅甸警察局。有这么多的团体发起招待，而且又多是佛教徒，佛教徒遍

及各工会各阶层，这亦属佛教国的特色，非以佛教立国的国家，是难得有这种情形的。

这几处的宴会，当以总统府的场面为壮丽。当世会专备迎送各国代表的十几辆大专车抵达总统府时，夜幕已笼罩大地，在一个绿茵如织的山坡上，红绿灯包围了大约千余步的一个圆圈，中间高处数幢相连的洋楼矗立，缀满红绿灯，这就是总统府的所在。总统府前面几棵大树上，挂的红绿灯更多，那天然

的剧台，就在这些绿树红灯下面，远望犹如繁星掩映广寒宫阙，大家坐在这露

104

天的草场上，随意进餐，随意谈吐，随意观剧，感到心境非常地清凉自在，不像生活在热带地方。总统宇巴宇博士，亲自出来招待，坐在最前面的一排，当 古装的缅甸上演不久，他就走了。代表菲岛的苏行三博士向我说：「这个总统 可说是够平民化了」！因看见总统没有什 大架子，而总统府的布置，除了这些临时装饰的红绿灯外，亦无特别繁华豪奢的样子，很合一个佛教总统的身份。我回答苏博士说：「总统坐一会儿就走了，这表现亦不错，是在平民化中仍 保持其总统的高贵身份，不能陪客

太久，以失总统的尊严」。大家都笑了。

所演出的缅甸，都是古装古乐的正统派，因大家都是佛教徒，招待观剧，不过是表示招待国际贵宾的一点意思而已。第一幕是拜佛式的单人柔舞，据说是一位部长的千金担任表演的。第二幕是描写皇子游猎时误伤人而有忏悔之意。第三第四幕，是贵族少女舞蹈之类。据说除少数演员是缅甸的名票，其余多为总统府里的官眷及贵族部长之类的女儿。各代表最欣赏的，是缅甸的古乐，温和清雅，尤其是那位鼓手，坐在大鼓旁边，只有一双手，周旋在圆形一排的十数个小鼓上，表现的神情甚为紧张，颇有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形容商妇弹琵琶「大弦嘈嘈如急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神情，每当一幕完毕，许多日本与马来亚的代表，即包围著鼓手，观看和摩沙铜鼓不已。

缅甸的古乐，是很著名的，在中国的史书有很多有关的记载。公元一世纪时，中缅两国已建立深厚的友谊，而且有了文化的交流；当时缅甸称为掸国，掸国国王雍藉，曾调派外交使节来到中国，贡献掸国的国乐及幻人。到八世纪时，缅甸称为骠国，骠国国王又派使节父子二人到中国来，并献上各式各样的乐器二十二种，其中有：琴、琵琶、鼓、笛、管等。这些乐器上都雕刻著龙凤之首，并有油漆绘画和象牙金银等装饰。「同时来的有乐工卅五人，演奏十二支名曲，并有舞蹈家，每次两人至十人，穿著美丽的衣服，作舞蹈的表演」。关于骠国的音乐和音乐家的艺术高超，我国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骠国乐」的诗，形容骠国乐在艺术上的超越性，同时把他当时不满统治阶级的牢骚和感慨，也都寄寓在那首诗里。由此可见缅甸附属小国，自古以来就有著高度的艺术和文化，而且能与我国的艺术和文化交流，各种乐器和许多舞蹈、戏曲、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怪我们大家都不懂缅甸语，除了听到音乐，很难领略到其中的奥义。

其他在市政府、市商会等处所表演的缅甸，亦多属古装，大同小异。在市政府除表演礼佛的舞蹈，还有一位青年表演走绳和踢球，技巧甚为熟练。又在各佛教团体招待的那晚，其中有一龙锤的老妇带领青年男女各二名，上台奏弹古筝，据说这是缅甸最古的乐器，现在很少人懂得，几乎失传，这老妇已成了绝唱。其他种种剧情，唯合掌或礼佛时，略带佛教色彩而已。在这国际佛教集合的大场面中，佛教国竟没有一出纯粹的佛剧上演，以宣传佛教的教义，实感美中不足。这点亦可证明小乘佛教国家的上座们不注重社会的教化，所以对社会佛剧没有产生倡导的作用，不然在佛教国而提倡佛教艺术，使大众翕然跟从，并不是一件难事。

106

还有，在锡兰公使馆招待席上，各国代表自动地争著讲话，表情甚是有趣。爱沙尼亚代表庆喜比丘，跑到我们的席上来背诵往生咒与心经，背得烂熟。原来他过去在上海住过多时，能说一些中国话。又日本几个代表（大僧正半田孝海，龙谷大学教授石田充之，武藏野女大学教授云藤义道等）也跑过来互相谈询中日佛教的近事。其中有一个僧侣，好像中国通，谈及第一次出席锡兰佛教会议，遇到法舫法师，要他代买一部中英日文合用的字典，但在字典寄到的前一日，他去世了，竟没有看到，言下唏嘘不止！

还有，在缅甸外交部招待会中，部长亲自致词，表示欢迎。但我们看见外交部的房子，并不堂皇，与我们中国代表住的千余万元建筑起来的巨厦，实不可同日而语；而这巨厦平常是结经和尚住的房

子，居然这样堂皇，为外交部官署所不及，这又可见佛教国的政府尊重僧侣的一般了。

107

八、访问缅甸佛教大学

我们在开大会前二日，搬到和平塔畔那间招待各国来宾的大厦中去住。第二天，留学缅甸的宇格德拉（乐观）比丘，再度来访。乐师是我十年前相识的旧友，四五年前他由台过港去昆明，曾在港重晤，聚谈数日，去昆明后，他的消息就不详了。这次他无意中在报上看到我来缅参加世会的消息，曾至新江青

年会找我。谈起他的来缅，备极艰辛，因在昆明战情紧急的前夕，他由腊戍退入缅甸边境，预备在缅住宿，因无入境证件，竟被缅政府命令出境，要他重回大陆。他在无办法中，回到大陆边缘，又被大陆警察拒绝入境，说大陆不需要他这种和尚。后来他又重入缅甸，缅府人员问他为何又回来？他说得很爽快：「毛泽东不要我，我只好回来」。说得大家发笑。终以人事交情的说项，准他重入缅甸，且正式重受缅戒，过乞食比丘的安分生活。他从前在国内，大家给他的封号是「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我这次又给他一个德号叫「不倒翁」，他听了，大笑不止。

他的办事能力颇强，过去在抗战时代，曾和我在武汉同任中国佛教救护队的干事，他是很实际的工作人员，我不过是临时挂名而已。他著有「僧伽抗战奋斗史」、「佛教民族英雄传」，传诵一时。方治曾题其书云：「以出世精神

108

，从事入世工作，无欲无求，至大至刚，此乃天下为公，革命之真精神也」。他写得一笔流利的文字，对教事满腔热情，颇多致力。这次再来和平塔访我，是要约我和毕俊辉居士去访问缅甸佛教大学，想我们多做沟通中缅佛教的桥梁工作。

佛教大学距离我们住的和平塔大厦约中国里半里多路。我们三人临去的时候，又多添一个不速僧人。既到缅大，瞧见很多小型的屋宇，疏疏落落的，据说是每个学员各住一间。人数并不多，只有二三十人，都是出家比丘。副校长西拉迦底拉（Shin Nagasene）比丘出来招待我们。他说正校长去巴黎留学，尚未归来，今校中员生不多，重实质修学，不重学校形式。看情形，颇似九龙新亚书院的作风，亦如我国古时的书院。据说国家当局近来看中了这间学校，想把它收为国有，待将来国际佛教大学成立时，可以把它改为中国学院，这亦与美国耶鲁大学，最近看中了新亚书院，与之合作的情形相若。这个副校长还不到四十岁，器度很大方和谦让，与缅甸普通一般的上座比丘那种高傲的神情，完全不同，他不但招呼我们，而且拿凳子给毕居士坐，从这点知道他已学上了中国的礼仪，在缅甸僧中是不多见的。缅甸僧不论见任何妇女来扑地礼拜，即使她是总统或部长的太太，有时亦不稍一睬，由她拜倒在地。原因是他曾在印度国际大学读书，做过谭云山教授的学生，且与法舫法师友善，听过舫师在国际大学讲中国佛学，故能明了中国的情形，对中国的大乘佛学，颇有研究的倾向。在他的房里，有

中国书，好像一个小图书室，便可知道他的意趣了。其中且有几

109

种林语堂的英文著作，他对林博士亦感兴趣，很想来南洋大学深造。我们曾答应他，若来南大，星槎佛教徒，可能予以膳宿上的方便。因我们都希望将来缅甸佛教国际大学若办成功，而设立中国学院，他实在是主持中文学院的理想人选，可为沟通中缅佛教文化搭起一条很好的桥梁。他还给我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是他承认缅甸人是中国人的遗族，与中国人是很有关系的。

据哈威（Genhalvzy）教授著的（商务版、姚[木丹]译）缅甸史，对缅甸种族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蒙古的遗族，一是公元前传自印度。今日民间则盛行後一说，所以缅甸人是蒙古的遗族，反而少人知道了。其实从事实上看，今日的缅甸是五族联邦的共和国家：一、缅马族，人数最多，士农工商都有，势力最大，中央地方政府人员多出此族。二、吉宁族，性近中国，自称中国人，有很多是信耶教的，与缅马族不同，对宗教尚抱分别的观念。三、珊邦族，在中缅交界的地方，自称中国後裔，多半会说中国话。四、葛钦族，与珊邦族比连，人民多属佛教徒，以劳工居多。五、蒙族，范围较小，势力不大，性重保守，各自相处为生。这五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以及装束都不相同，在缅甸十六个佛教团体招待各国代表演剧的那个晚上，有一出剧是表演五族共和的，由二十多个少女扮演，每族代表四五人，各族的装束和舞蹈表情都不同。据说其中一族是由中国远征的军人留在那里繁殖起来的，大概是珊邦族吧？从这情形看来，五族中至少有一族至二三族是与中国人有血统关系的，可见中缅两国老早就有了亲密的关系。而在商业和文化思想的交流上，中缅两国很早就发生过互相

110

影响的作用。据缅甸史说，在公元前二世纪，中缅已有了交通的联系，因中缅两国共居於亚洲大陆，将近一千六百公里的共同边界，把两个国家紧密地连在一起。缅甸的山脉河流，与我国西南的山脉河流是同出一系的；它们从远古时代起，已经成为两国人民在商业上和文化上互相往来的天然通道，即远自公元前二世纪以後，中国人就已循著三条大河（伊江、弥诺江、怒江）而进入缅甸，同时亦成为中国通往印度而达到阿富汗的商业要道。中国人在阿富汗即以丝绸换取欧洲的黄金，在货物贸易上更换取印度的犀角、象牙，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等等。至於文化方面，中国文化对缅甸文化，也与商业一样，有过很大的影响，缅甸著名的华侨考古学家杜生诺曾指出：「我们不能否认在纪元四世纪，佛教已由中国传入缅甸」。当时已有中国僧侣在太公（腊戍西面的摩谷区）、卑谬（勃郎）、蒲甘（在曼德礼西南伊江之东）等地讲经，与用梵文讲经的印度僧侣分道而驰，但因当时中国国势较印度为强，因而僧侣在传道上也较占优势，而收到普遍的成效。又在七世纪後，密宗自印度传人南诏（云南边境），又有一路由?流域航海至下缅甸，再溯伊江，经永昌至大理。由此可知佛教虽源自印度，但通过中缅两国的互相传播，在老远的时代已成为中缅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了。

中缅两个民族，不论在人种上、在商业上、在文化上都有过互相交流的密切关系，所以我们今日应

在这种历史的瓜葛上重建新的关系，发展而加强两国 的事业，同在佛教的立场上做和平的携手。使我想在另一班想否认中国大乘

111

佛法的上座比丘之外，还能见到这位了解中国佛教大势，而且承认缅甸人是 中国人的後裔的副校长，真使人特别生出好感！同时又因我正在旅途中读了一部 缅甸史，所以会写出这些感想，希望引起缅甸的僧侣注意，尤其是那些目空一切，否认大乘佛法的上座。

现在再把我们与副校长所谈的交换意见的话，归纳起来记在这里：一、融 洽中缅僧侣的感情，联络友谊；二、研究中缅两国佛教，沟通大小两派思想；三、希望他在缅大成立中国学院，招收中国比丘留学；四、希望他来南大深造 中国文字语言及中国佛学。他对这些意见都极同情，极重视和接纳。但在归途 中我的感想是：太虚大师和法舫法师死得太早，乐观法师虽极力想从我们这批 人再搭起沟通中缅佛教的桥梁，只可惜自己国内的教材太空虚，拿什 去和人家相对比？他们里面虽有许多固执的上座，但到底是佛教国，专门研究佛学的 学者真是车载斗量，不知有多少？若不是驰名於国际的中国佛教学者，在他们 的心目中，恐怕也不会引起什 注意了。

112

九、在缅甸侨领欢叙会

十二月六日大会结束，我们从和平塔迁回新江青年会。七日向晚，出席侨领们在庆福宫举行的欢 迎会。当我们在和平塔时，侨领代表林世仪、林葆华二居士已到和平塔两次，欢迎我们去谈佛法，地 址是在观音亭。观音亭亦名庆福宫，在缅甸已有悠长的历史，今年侨胞们募集了巨款，重修一番。从 新嘉坡来

的代表和观光团一行六人，多数下榻在此，当他们乘机抵缅时，许多侨领都曾亲至机场欢迎，但还没有 开过欢迎会，所以今天要一齐来欢迎从马来亚联合邦来参加世会的全体代表与观光者。据说他们很少 作这种团体性的集合欢迎，这次招待我们的情形是特别的。

欢迎会五时半开始，出席的有仰光全体佛教诸山三十多人，及侨领侨胞男女约近百人。席间由林 世仪居士代表招待。晚上七时许，大家讲演佛法，我讲「佛教与和平」，把在和平塔参加世会的感想 略为引述，并引上缅甸总统在大会致开幕词的一段话，意思是现世战争的气氛已日趋紧张，应该要用 佛教和平的

真理来缓和它，以期达到世界和平、人类乐业的境域。并讲到缅甸联邦今日已是五族共和，而我们中 国本来也早已五族共和，只因党的内争不已，今日却失了和乐的幸福。因了时事的感触，偶然把这些 话带著批评的口吻说出来，幸亏

谈的话，点到为止，并未多加说明。在信佛的侨胞中，今日因人事思想的变迁，无形中也分了左右两派，所以在说话之前，就已有好友跟我打过招呼，只谈佛法，不必牵涉到政治，以免自找麻烦。并说某君来时一讲话就近於放炮，已引起好多人注意他，如果再住下去是大有问题的。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缅甸虽然已五族联邦，而在政治内部，还是有复杂问题的。在大会闭幕之次日，我们在报端见到爱国党首领宇巴帕及前外交部长被捕的消息。而华文报纸也分了界线，如自由日报是倾右的，人民日报是向左的，中华商报是中立的，性质近似香港的时报、文汇报、星岛、华侨之类。但香港的佛教徒在形式上并无左右的倾轧，缅甸的情形似乎有点不同。这大概是因缅甸政府表面是和大陆建立邦交关系，而在骨子里有许多人还是恐惧大陆的，所以在人民中，甚至在信佛的侨胞中，也从复杂的状态中分起派别来了。

我讲後融熙法师讲「佛法心要」。他讲了三则掌故，赞扬观音大士的功德：第一则是说鱼篮观音化度恶人，他们因诵经得救；第二则是说武汉某君因称圣号，得免於难；第三则是说一个无贪仗义的小商人不诵经，也不称圣号，只因心地好，家里遇到火灾，观音菩萨也一样地救他。我们在观音亭门口讲，前面左右中间坐立著的侨胞们，没有一千，至少也有七八百人，他们听讲佛法时，全神贯注，而且态度诚敬，心情恳切，到底是佛教国有不同的作风，连华侨们也都被感化了。

九时讲完，居士们渐渐散去，十方观音寺、观音山寺，及其他一二处的僧

侣不下二三十人，大家都留在观音亭里面互相闲谈中，缅僧人生活不同的情形，其中一个浴尘师，民国十九年我在厦门读书时，他在南普陀当书记，别了已二十多年，今已年近七十，留了长须，看来颇有道人的仙气，经过一番仔细的辨认，才从回忆中把他重唤出来。

另一个是了空比丘，他曾受过普通学校的教育，略通藏语与英语。二十年前在西藏出家，和那时正在西藏留学的法尊、严定、大刚等法师相识，後来在缅甸，受了南传佛教的比丘戒，现在亦有了二十年，过著乞食的生活。看样子，老成持重，颇有道气，我曾把暹罗僧王送我的一套薄纱缝制的暹罗僧袈裟转赠给他。他这次招待我们的同道很尽责，我们住在和平塔时的饮食，都是由他与观音寺通禅和尚接洽好送去的。

还有一个是住在大金塔，当值香火的悟道比丘，他说从前缅甸有僧王时，所有僧伽皆受僧王统治，现时只有僧长，没有僧王，而代之统治全缅僧众的，有一个缅甸佛教会。不论中缅的僧侣，加入这佛教会，才算是缅甸正式的和尚，他已入会多年了。又说从前外地来朝礼金塔的僧人，可以在金塔四围各种房子里住，而现在呢，不准久留，原因是三四年前有两个来自中国的和尚在里边挂单住，不知怎样几间屋子被火烧了起来，结果有的人说是异教徒怀有恶意想破坏金塔，有的人说是那两个挂单的中国和尚放的。政府人员查了好久都查不出来，而那两个挂单和尚也不见了？因此从那时起，就禁止挂单和尚久住。说时还手指那几间新修的屋子和塔给我看。古人遗留下这大的历史伟迹，後人

不知缔造艰难，如果不是天然失火，而是有意破坏，那真是居心叵测，罪孽深重了。

十、飞曼德礼巡礼佛教圣地

曼德礼即缅甸之古京都瓦城，为佛教圣地，距离仰光市约五百公里左右，飞机两小时可达。大会本有招待各国代表游览全缅佛教名胜，定在八日出发，至十六日回仰光，十七日举行闭幕礼。我们因为要在瓦城请玉佛，跟随团体不能自由，同时为节省时间起见，於是就与善契法师、丘思仁夫妇、丘继明等在八日上午十时，搭机飞往。十二时正，即抵达瓦城机场，转车至瓦城街市，寄寓在丘清芳之亲家雷天辉氏的天发布庄楼上。食饭则在天发斜对面的胜利饭店。当日下午即由天发公司的小董雷光明君陪至石佛 选购玉佛。闻名於世的缅甸玉佛，即出产在瓦城，此地价格较廉，运到仰光，便要增价了。其实玉佛是玉石雕成的，其石质白光滑如玉，所以称为玉佛。有很多的 子都是雕塑玉佛的，大大小小，或坐、或立、或卧的不知多少，使人在选择时，感到佛多眼乱，真不知选那一尊才好？起初认为很好的，但过了一回看看又觉得不大好。几个人在 子里转来转去，转了很多圈子，才选上几尊，而结果大家的意见还是不一致，有的认为可以，有的仍说不大好，没有办法，只好请定几尊算数。归途朝礼披亚奇大佛塔。塔貌庄严高大，中央四面皆供金佛玉佛，外围四面走廊，则供各种塑像。最奇者是一方供有石刻雷公、狮、象、龙、虎、猪、兔，表人

之生肖，即星期天生者肖雷公，星期一肖狮，乃至星期六肖兔子，与我们中国用鼠、牛、虎、龙等十二生肖的风俗完全不同，不知起於何时？因何理由而起？岂根据上帝七天创造万物而有此七种生肖耶？但此地自古以来即奉行佛教，决无依异教传说而成为风俗的道理。曾问数人，都未知底细。另一面供有铜人、铜象、铜马之类的铸像，据说是从前缅甸与泰国战争时获得的胜利品。塔之四面，都有出入之路，两旁摆满香花、念珠、宝石，及其他各种杂物，以备游客采购，俨然成了一个小佛市，人头钻动，水泄不通。有许多未曾见过的东西，我们都想买，可惜已日斜崦嵫，逗留无时，只好议定明日再来。

次日早晨，雷君光明，雇了一辆的士，一同去朝礼瓦城最著名的曼德礼山洞的石佛窟。这窟洞在瓦城的东北，要游山洞，瓦城是必经之地。古老的京城，四围绕著碧绿漪涟，瞧见许多女工在河边拔草除污，往来络绎，因市民都饮此水，必须时加清导。古城形似我国古代的堡垒，但雉堞已有残缺，略露荒寒之象。人民皆居城外；城里设有监狱，有军队与军眷驻扎，除了绿树，亦甚荒芜，在曼德里山上望得很清楚。曼德礼山洞，石窟、石塔、石佛很多，全山四面有四条大路，皆可拾级而上，直达山顶，路亭栏杆，装置极为玲珑，每行二三十级，即有方塔一座，四围皆供玉佛。有一处石窟，有一很

大的卧佛，雷君曾为我在佛前摄影留念。经十余处，登数千级，始至山顶最大的塔庙，中立大佛像，年代既久，风雨侵蚀，金色褪损，而气宇雄健，巍峨之气象犹存。我们入内香花礼拜，出而绕塔一匝，远望四围远近之石塔，犹如树林之罗列，

118

洋洋大观，称缅甸为「佛塔国家」，可算名符其实。在山之北面，亦有一大路可达山脚，在将下山之路口，佛塔座下有两条铁塑大蛇，据说若干年前有高僧在此说法，此雌雄二大蛇，每日计时游上听经，灵性不昧，宛如人类，遂为后人塑像纪念。

归途中，所见佛塔更多，缅甸这个国家，本有三多之称，即僧多、塔多、乌鸦多。在仰光，可说僧多塔多，而乌鸦更多。这些乌鸦，性颇灵敏，团结力极强，无人敢侵害它，若是打死一只，必群起争啄报复，故自来与人争食，亦无人打它，因此它们亦不怕人了，人鸟之间，几乎到了忘机的状态，这又是佛教国的特色。但仰光除了三多之外，我们都感到应该再加一多，即垃圾多，满街都是垃圾，臭不可闻。据说在英人统治时代，并无如此多的垃圾，自独立七年以来，就堆积了这多垃圾。现在缅甸政府要从今年独立节起，开始清导，因开了这次世谊大会，觉到有碍国际观瞻，颇为不雅，也许国际人士对它起了反感，就助成他们发起来清导，且於市民卫生是极有关系的。

到了曼德礼，我们对「四多」的观点又有了改变，即乌鸦不多，而僧多，塔尤多。满街所见的，不论在车中、在路上，没有一时一处不见黄衣僧。至於塔，另在瓦城就不下数千，若再加上曼德礼之外的地方来计算，为数必在数万，说来也够惊人了！这正是「佛塔国家」的特色。但在这里垃圾多之外，又有灰尘多。马路上车辆一过，灰尘满天，呼吸与视线都受到障碍，好像我国北方沙漠地带的情形一样。且这里为热带地区，雨露甚少，故路旁的树叶上，往往

119

积了数分厚的灰尘。使没有「滚滚黄尘我自如」那种修养的人看到，不免有枯燥萧索之感。

第三日上午，我们雇车游锡加，锡加距离瓦城很远，车行一个多钟头始到达。中途经过锡加大桥，钢筋铁条连接而成，凭空连云而起，甚为壮观，恐我国的南昌大桥、黄河大桥的工程，都不能与之相比。过了大桥，车行半小时，即步行到锡加山，朝礼塔庙。这山不只一个，连绵起伏不断，有很高的山峦，每个山峦上都有僧寺、斋堂，亦有女庵。这些人每日晨朝下山托钵，托得饭来上山食，来去石梯近千级，我们只跑了几处，已觉脚软，亏他们为了日食一餐，上山下山，费了这多气力，亦可见乞食生活之艰苦了。

我们因要在下午二时搭飞机回仰光，步履匆促，未能遍游名山。回仰光後又住了三四日，游了石佛山等许多名胜，在十五日的早晨，即搭机飞回槟城。因仰光市长宇巴纽及代外交部长宇叫迎同机来槟考察槟城市政与卫生设备。预备归去作清理仰光市政卫生的参考，因此到机场欢送的有政府要员及中西人士数百人，挤满机场。这两位缅甸政要，都是这次世谊会中的主持人物，不必说就知道是诚信的

佛教徒，所以来槟之次日，即来参观菩提学校，由我和王弄书居士招待他俩，且和我在佛殿中合照二帧，藉留纪念，盛谊可感！因为时日匆匆，无暇描述，我这游记，只是粗枝大叶地写写算了。

佛历二四九九年一月五日写完，时在槟城。